

20分钟吃饭减到8分钟 送水小哥就想多跑几趟

本报记者 黄伟芬

2月16日中午12点多,张任伟匆匆吃着泡面,3分钟泡,5分钟吃,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8分钟午餐时间,这样就能把挤出来的时间,给客户多送一趟水。

张任伟,是农夫山泉的一名送水工。

实际上,张任伟的午餐时间并没有8分钟。

他每天一结束上午的工作,就赶紧洗手消毒,然后拿起一桶泡面加开水,随手把两箱水从箱子堆里拎下,两个纸盒一拼,就成了一个桌子。

他一坐下,就开始呲溜呲溜吃面。刚吃的时候面还没泡开,但等泡得差不多了,张任伟碗里快只剩下汤了。

四楼不一会就上去了

网上的订单和电话预约订水一直都在进来,张任伟和同事们每出门一趟回来,就会攒下一小摞单子。

确认完下一趟的订单后,张任伟就开始往电动三轮车上装各种规格的水。他记性好,十来张单子只看了一遍就装好了货。出发前,他再把单子捋了一遍。

阳光很好,可风吹在脸上依旧有些冷,张任伟的脸冻得通红。

“你好,我是来送水的。”说明来意,出示健康码,测完体温,张任伟顺利进了松木场河西小区。

到了住户的单元楼下。“你好,我按一下门铃你开一下,空桶和票放门口,我们不接触啊。”张任伟一边扛着一桶水往前走,一边给用户打电话。四楼不一会就上去了,放下水,拿走用户放在门口的空桶和水票,匆匆下楼然后去往另一户。

大年初四开始上班以来,张任伟和同事们都是这样“无接触配送”。

有时也会碰到不理解

张任伟记得最不容易的那几天,有些路都管控了,他们只能和卡口的工作人员商量,用小推车把水装好,在社区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家家一户户送水。

怕用户等着急,他们会走得很快,要是碰见下雨天,就更着急了,“虽然会盖一层防水的,不过时间久了箱子还是会湿掉。”

尽管催单的人很少,不过偶尔也会碰见一些不那么理解的用户,“有人会因为箱子坏了就不要了,也有人因为我们送不到家门口退单。”张任伟说毕竟是服务行业,即便碰上了也没办法,只能再把水扛回来。“不过大多数都是蛮好的,有个阿姨,不管碰见我们谁



去,都会送我们水果什么的。”

真看不出他才22岁

要不是看到张任伟吃面的时候摘下口罩露出年轻的面庞,光看着他的白发和略有些老成的谈吐,还真猜不出他才22岁。

2019年2月份,张任伟成为一名送水工,配送的范围在3公里左右。为了能快些把水送到用户家,张任伟记熟了小区门和用户家的最近距离。扛一箱、提一桶爬个四五层楼,这样的单子一天大概有七八十单。不过疫情发生后,尽管单子量减少了一些,但现在送一桶水的时间比之前要长很多。

这也是张任伟为什么要给自己规定8分钟用餐时间的原因,他说,一天老小区也要送五六十单,很多人都在等着我们,这样省下一点时间就能多送一趟。

“一年下来做得挺开心的。”小张说。所以,即便水站老板说,慢慢开车,可以晚点过来。张任伟还是选择早点出门,从石桥骑半小时电瓶车准时上班,还是那句话,“可以早点把水给用户送过去。”

他们的愿望和大家一样一样的

2020年,第一批90后三十而立了。

这突然到来的而立,对这些稚嫩的肩膀来说,还有点无措和惊慌。

2020年初,一场疫情席卷。没有准备长大的大男孩和大女孩们不得不扛起了从没想过的重量。

90年的城站值守点民警徐渊,每天穿着雨衣,戴着口罩,守在城站的防疫检查口。危险?劳累?但他只是说:“有些事,总要有有人做”。

浙江卫视的95后导演庞祺,选择了去制衣厂志愿做防护服。当被采访,她连说了三次:“我只是个打下手的。”

“95后”中屠品君,杭州绕城西复线项目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员工,第一次春节值班,他就穿梭在楼道里,忙前忙后。他志气满满——“我们就是最坚强的防线。”

宁波财经学院的严家旺,自愿跑到村里注册成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,在村里的防疫卡点值守。他的同学蒋亚楠放假回家,发现村里有几十个学生学业遇到困难。她就组建一个群,把这些学生和教师以及大学生志愿者们都拉到了这个群里。

这些年轻的力量,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担当。他们的面孔虽然被口罩遮挡,但青春,却从他们格外迅捷的脚步、格外利索的语速中满溢出来。

戴上口罩,工作起来的他们,和大家一样一样的。

担起自己的职责,他们的态度,和大家一样一样的。

都是为了美好的明天,他们的愿望,和大家一样一样的。

看到他们努力的样子,我们觉得,他们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,也是一样一样的。

本报记者 韩兢

张任伟的吃饭时间从20分钟压缩到了8分钟。
本报记者 黄伟芬 摄